

中山先生倫敦被

史料攷訂

羅家倫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

史料攷訂

羅家倫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

每冊

外埠

著

發行
者兼
印刷

發

九年十月初版

價大洋壹元

運費匯費

家
倫

上海
商務印書
路

上海
商務印書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S CONCERNING DR. SUN
YAT SEN'S "KIDNEY" IN LONDON

Printed by th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在一般民族文化發展而歷史和傳記受相當科學化的國家裏，凡是偉大人物的生平，無論是大事小事，都有精細確切的考定。對於思想家，文學家，發明家，軍事家，……莫不如此，對於開國的人物和民族的領袖，更不消說了。何況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全部民族史上的地位，和倫敦被難這件事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及當時國際輿論的關係？

但是中山先生倫敦被難這件事，除他自己所著的英文倫敦被難記而外（原名爲“Kidnapped in London”），絕無其他一點史的研究。

民國十七十八這兩年，我和維楨爲了中國近代史裏面專題的研究，得着機會盡量調閱以前總理衙門的檔案。有一天下午，我爲研究中日戰爭到他結束後的餘波，忽在一八九六年的密電檔內發現一個電報，關於中山先生倫敦被難這件事的。

於是動了研究的興趣，我們兩個人費了許多時間，搜盡密電密啓的檔案，居然得到二十八通文件，認為是很有趣而很可寶貴的材料，於是把他們一齊鈔下來。

十九年夏間在南京和吳稚暉先生談到這個問題，承他借我一部吳宗濂的隨軺筆記四種，在這裏面看見幾篇他處不曾見到的文件。後來在上海又承胡適之先生送我一部鳳凌的游餘僅誌，裏面記得有關於中山先生倫敦被難的事情。我又把康德黎的記載一翻，於是動了把這些材料聯貫起來發表的興趣。本來祇預備成一短文，不料動筆後寫得太多了。方纔寫完，即問王亮疇先生借他從倫敦購回中山先生親筆寫的兩張名片去照像，因為這是在使館禁閉室寫出來向康德黎求救的。那知道和亮疇先生一談，這問題的範圍又擴大了。他對於這個問題，也很有興趣，所以去年他在倫敦的時候，不但設法買到這兩個名片，並且教人將倫敦中國使館裏所有關於中山先生被難的檔案，連英文的偵探報告，一齊鈔來。他並且交給我，讓我使用，這是極可感謝的事。這種檔案裏的文件，雖然有幾種是與我們在總理衙門所

鈔的相同，（相同的當然可以互相校正，）但是不同的也有。當然總理衙門的檔案，也有是倫敦中國使館所不能有的。兩面合起來，再加上其他私人的記載，對於這件公案的文獻，也就差不多完備了。因為這種種的幫助和鼓勵，我不能不把全文改造一次，索興印成一本小書，供史學家的參考。

這本小書，還是史料的性質。祇是我最後一句話是：若是中國要有科學化的歷史和傳記，非趕快分別專題，從搜集、審定、研究史料着手不可。

羅家倫 民國十九年八月一日

I was kidnapped into the
Chinese ^{to} delegation on Sunday
4 slave smuggled out from
England to China for debt
May rescue me quick?

J. Dr James Easton
46 Devonshire St
Q. Q. Q. Q.
Please take care of the money
I have at present, he is very
poor and will lose his work by
doing for me.

譯文

『我於星期日被綁架到中國使館裏面，將要被偷運出英國到中國去受死刑。求即速援救。』

一面除鉛印的 Dr. Y. S. Sun 而外，還寫着：

『致康德黎博士，覃文省街四十六號。

目前請照應這箇送信的人。他很窮，爲了替我工作，他不免失業。』

按此係中山先生被禁後所作之第一書，寫在本人名片之兩面。當係十月十一日所作，十八日遞到。正文一面，乃先以鉛筆寫，後以墨水筆填就者。如“Kidnapped”及“Chinese”諸字，均顯然可見鉛筆痕。其他一面關於遞信僕人四行，係以鉛筆寫而未填者。“A”字係律師在檔內所編號碼。圓洞亦係釘入檔內時所打。紙色已成淡黃。英文拼法及文法之錯誤處，當然係作書在急忙躲閃的狀況之下所不免，益足以證明此種原件之可靠。

a ship, as already chartered
to the C.I. for the service
to take me to China and
shall be locked up all the
way without communication
to any body. O! Woe to me!

To Dr James Esqth
46 Devonshire St
Dr. W. G. G. G.

B

譯文

『中國使館已經雇好一船，載我回中國去。我沿途將被封鎖起來，不能與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難到了！』

一面除鉛印的名字外，還寫着：

『致康德黎博士，覃文省街四十六號。』

按此係中山先生求援之第二書。當係十七日所作，十八日遞到。用墨水筆寫，無加填痕跡。‘B’字及圓洞理由同第一片。

Emile & Michel
Kang Sa-jen

Sir Halden Macartney

H E M S
Secy of Legn

按此係貯藏該片之原信封。紙色黃舊。上書『龔大人，
出使大臣』及『馬格里爵士，中國使館參贊』字樣。據王
德納律師之子函，係彼父所書，以備接洽之用。此件可佐證
原片之可靠。

4 Howard Place

Brighton

April 2nd 1929

Dear Sir

I have in my possession the original message (on two visiting cards) which was thrown by the late President Sun Yat Sen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on the occasion when he was kidnapped there. It has occurred to me that H.E. might possibly like to purchase this document either personally or as worthy of place in a national Museum, should there be so I sh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their enquiries.

I might explain that I was given this document by my father Mr^r Blanchard Wontner the solicitor who procured the President's release when consulted by D^r Cartier, by whom he was given the message as a memento.

I am sir

Yours faithfully

A.R. Wontner Capt.

The Private Secretary to

H.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he Chinese Embassy

Portland Place

London W. 1

譯文

『哈物德地四號』

勃萊登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日

先生：

我保存着前總統孫逸仙在中國使館被難時寫出來的原信。（在兩張名片上面。）我想說不定公使閣下願意買這文件，不說爲自己收藏，就是爲國家博物館，也是值得的。若是如此，祇要三金尼的價格，我就可以承受了。

我或者可以解釋一下，這箇文件是

我的父親白朗楷王德納留給我的。他是康德黎博士委託辦營救孫總統這件案子的律師。這信就是給康德黎的。

你忠實的，

王德納（上尉）

右致

機要祕書

中國公使館 波德蘭 倫敦』

按關於此事，王亮疇先生係託使館祕書辦理，故此信係致使館祕書。每金尼值一鎊一先令，實在不多。此信可證明中山先生真蹟之來源。

4 Howard Place

Brighton

April 5th 1929

Dear Sir,

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yesterday's date & two enclose to two cards
of President Sun Yat sen of which I wrote to you, & shall hope to hear your decision in
due course - I have left them in the original envelope in which my father wrote the
journal of the delegation to whom he might apply for Doctor Sun Yat sen's release

Yours faithfully

A R Wootton Capt.

The Private Secretary to

H.E. The Chinese Minister

Chinese Legation

49 Pall Mall

譯文

『哈物德地四號』

勃萊登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先生：

謝謝你昨天的來信。現在送上我前信所說的孫逸仙總統兩張名片。如何辦理，希望在適當時間答覆。我仍然把他們放在原信封裏。在這信封上，我父親寫了兩箇中國使館職員的名字，以備交涉釋

放孫逸仙博士用的。

你忠實的，

王德納（上尉）

右致

機要祕書

中國公使館

波德蘭四十九號』

按這第二封信可以和前信一併證明中山先生墨蹟之來源。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

目錄

序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時求援第一書墨蹟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時求援第二書墨蹟

貯藏墨蹟之原信封

律師王德納之子述墨蹟由來函一

律師王德納之子述墨蹟由來函二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本文……………一

附錄……………八三